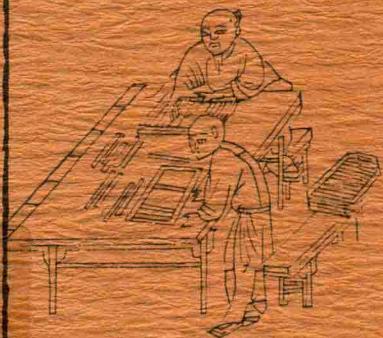


# 翻書說故事

辛德勇 著



翻書說故事

辛德勇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书说故事 / 辛德勇著.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1

（近思录）

ISBN 978-7-308-18586-8

I. ①翻… II. ①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2074号

## 翻书说故事

辛德勇 著

责任编辑 王荣鑫

责任校对 赵 玺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3千

版印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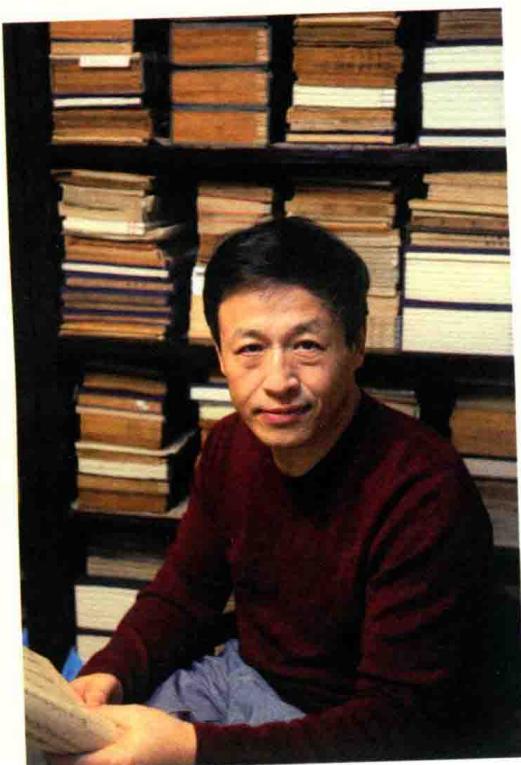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308-18586-8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

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

中陽里孟康曰後  
沛爲郡豐爲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嫗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嫗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嫗嫗母別名也音烏老反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

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

準而龍顏

服虔曰准音拙應劭曰隆高也准頰權准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元和十二年十月  
西淮蔡平浦按毛詩江吳行

福陽陳淳題

也吳元濟

淮夷在東國

淮西故亦曰淮夷

行與韓穆

蓋公擬江漢

淮西碑之詩

同時而作也

先儒穆

伯長云平淮

西漢碑詩

同時而作也

先儒穆

經能舉然

論贊皆辭嚴

聖德平淮西柳

者皆以謂封建

談蔽云舉然

論贊皆辭嚴

聖德平淮西柳

者皆以謂封建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

图2：世彩堂刻金应桂书《河东先生集》

尚書詳解卷第一

堯典第一

虞書

堯典唐書左傳引勸之以九歌曰夏書而皆繫之  
虞堯授舜舜授禹三聖授受一道也正義以堯典

爲虞史追書

昔在帝堯

唐帝名

聰

聽無不聞

明

視無不見

文

經緯

思

心無不通

光

德盛輝光

宅

如宅覆冒

天下將遜

遁

于位讓于虞舜

老使舜攝

作堯典

遂禪之

史臣作堯典

一書以紀之

此孔子序述一篇之大旨也續用弗成以前光宅

天下之實

事

咨岳巽位以後將遜於位之實

呂云

聰明先知先覺也文聰明之散見於外者也思聰  
明之緼蓄於內者也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

图3：《通志堂经解》捺印本《尚书详解》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上

尚書



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  
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  
東交平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  
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不令夏獨以  
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  
爾非真也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  
嵎夷爲東也夏云宅南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  
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  
也故舉以言爾

此處擦去『通志堂』三字

图4：《通志堂经解》捺印本《公是先生七经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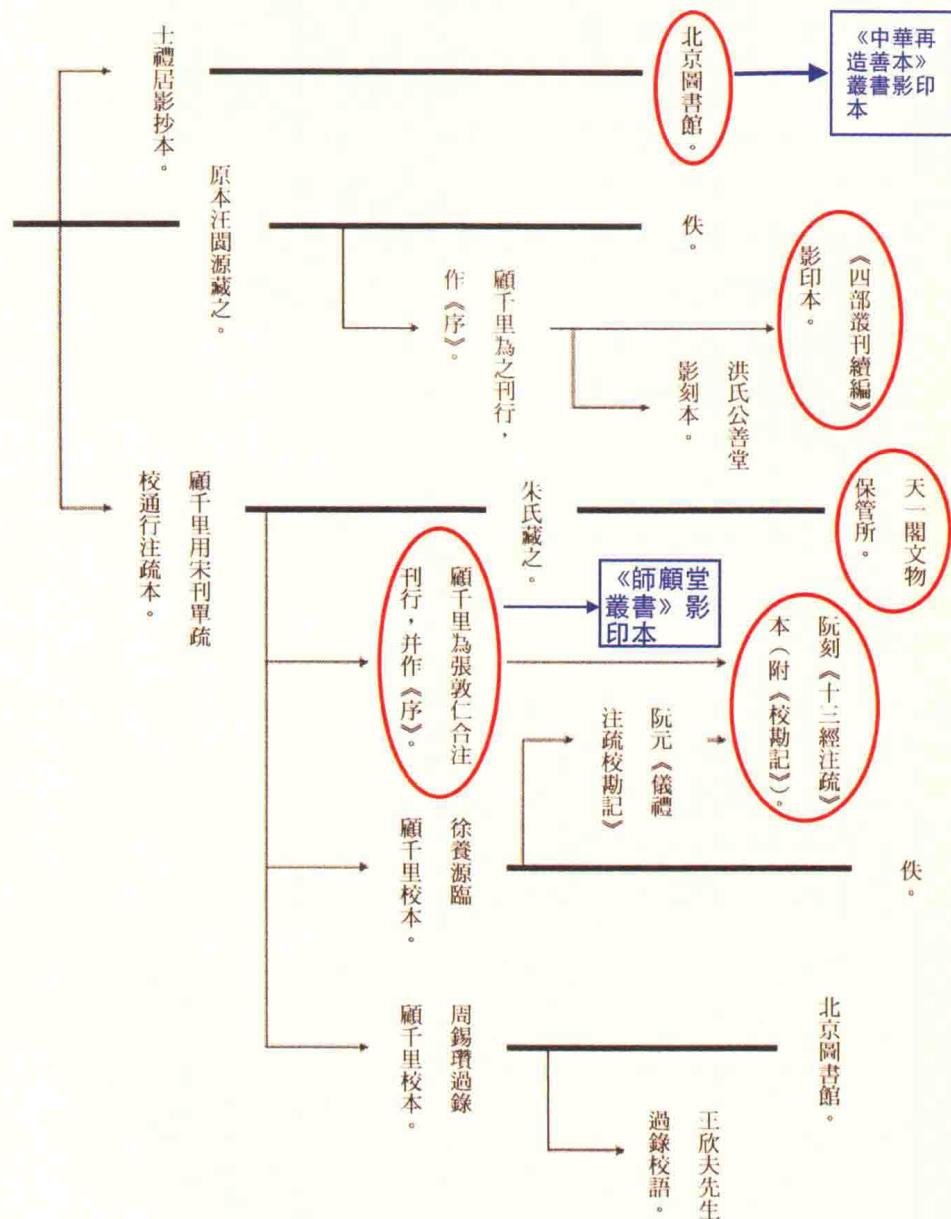


图5：乔秀岩绘《仪礼》单疏本流布图

## 自 序

2016年秋，在写完《海昏侯刘贺》的书稿之后不久，我大病一场。到现在，还在康复之中。颓废之身，不敢花费气力看书做文章，于是就随意翻翻闲书，也随手写点儿东西。生性喜欢读书，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休憩和消遣。收在这里的文稿，大多是去年患病以来写下的，其中有两篇还是写在医院的病房里，不过也有个别人院治疗之前就已经写就的稿子。

清人袁枚尝有诗句云：“病起翻书如访旧，春来养竹胜添丁。”这真是过来人才讲得出来的话。住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时，医生鼓励我说：“只有你自己多努力，才能早日回归社会。”这话听着虽然很像是“政府”跟受他们特殊管束的人讲的话，感觉怪怪的，但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读到的书，不一定都是旧日所有，但病后重生，再来读书，回到昔日的生活，捧起哪一本书来翻看，都像是在面对多年前的老友。

时间在不停地流动，历史逐时生成。故人自有故事，包括我自己在内。翻书随意，涉及的内容以及触发的感想，都会显得杂乱。不过一个人在较短时间内写下的文字，里面总会有些共同的东西。

作为一个学者，我真正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由于能力所限，实际上从事的只是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本没有自古以来一直凝固不变的国界线，而疆域变迁，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一项传统的内容，我不能不予以关注。特别是现在中国与邻国之间还有一些未定国界，也有一些邻国主张的陆上边界或是海上的岛屿、界域与中国现有领土、领海有交集，这自然会引起我更大的关心。

从学术研究求真求实的本质出发，对待这些现实的边界和领土主权争议，我首先是要尽可能直接接触原始的资料，越原始越好。这就像我们看新闻报道，最主要，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事项，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于报道者和评论家对事发原因的判断以及对事件性质、影响的评议，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而且也有可能并不准确，甚至偏离乃至严重悖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分析和评论者的社会立场以及内心的期望会对他的思考方式和倾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会导致其分析和评论的结果出现失误。

文集原拟收录《白皮书告诉人们的中印边界问题》一文，为使本书尽快面世，暂时没有收录。文章通过一册当年中国政府的白皮书，向读者介绍了当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过程及其时代背景。这种白皮书，就是当时的原始文献。读这样的书，可以非常直接而又准确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完整说法和态度。勿庸赘言，这与印度一方的说法当然会有所不同。

外文好而且有条件的朋友，最好能够同时阅读一些印度方面以及国际上一些与之不同的记述和说法，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为最终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不得不长期维持双方实际控制线的苦心。

(这条实际控制线与中国政府所主张的边界线是有重大出入的)。

包括中印边界问题在内，目前中国与周边邻国在边界和领土主权上的争议，我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需要与邻国相互协商界定的重要内容。

现实的状况，既然是历史形成的，那么，若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方案以取得当事双方的认可，就不妨像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暂时搁置争议，留待将来解决。历史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一时代很难很难的问题，对于另一个时代的人来说，也可能会变得十分简单。在当下，人们多读一些第一手或是较为原始一些的史料，譬如一些相关协定、条约、宣言、通告的原文，多了解一些边界问题的由来和解决的难度，会使更多人的思考变得更富有理性。

当然，作为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一方面，本身就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按照我的理解，这种责任，首先就体现在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探究历史的真相，并及时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众。

在这一点上，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老前辈谭其骧先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文集中《实事求是是学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这篇文章，是我在谭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之际对他的缅怀。谭其骧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和发展，都贡献多多，值得缅怀的业绩数不胜数。谭先生对我个人也是关爱有加，恩深情重。但在当下，最令我崇敬，同时也最令人感慨的，便是他那种不管面对什么问题都能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令我追慕无已的学者风范。

边界问题，只是国与国关系中一项比较特殊的问题。国家关系中，更深层的内涵，是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大地上界线分明的

边境并非一成不变，任何一种文化，更加不会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

现在中国颇有那么一拨人，总是强调自己生长的种群要比这个区域以外的人更加优秀，从而认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国家也事事不能和别的国家一个样。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实在匪夷所思。

中国人也是两条腿的直立动物，而不是三条腿的癞蛤蟆，不一样的恐怕只是这些人内心的感觉。过去中国人和洋人做爱生孩子的少，你非要说中国人的血液和基因不同寻常，还真的不大好验证。可是现在不管东洋还是西洋，无论白种、黄种还是黑种，中国人和全世界各个地方、各种肤色的人都交媾过了，生下来的孩子仍然是个人，而不是妖怪，同时还具有繁殖后代的能力，不像公骡子和母骡子，怎么折腾也整不出来个小骡子来。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的基因组合，确实没啥独特的地方。

其实国际上的先贤和智者，早就普遍明白这一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歌》里唱的也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没有共同的生理基础怎么能行？与此不同的，只是希特勒和拜倒在他脚下的纳粹信徒。

中国人能和外国人交欢，中国的文化也是在与域外各地的相互交流融合中日趋繁盛的。文集中的《在交流中发展的中国历史》，本来是一篇讲演稿。撰写这篇文稿，是为了参加 2016 年 10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双语版“中华文明史话”丛书的发行仪式。出国签证已经办好，没想到病倒住进了医院，无法成行。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筹划出版的。这套书是中外双语对照，意在向海外介绍中国历史知识。这本来是很好的选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应该不错。现在至少已经出版了几十种，而且起码是有了英、俄两种文本，或许还有

更多。

大概是觉得有个学者挂名会更有利于书籍的流通和销售吧，他们请我做了个挂名的“主编”，其实我什么事也没管，都是他们社自己搞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人，让我给这套书写了篇简短的序文。事出应酬，所说俱卑之无甚高论，但我在文中特别指出：主要面向海外读者编撰出版的“这套丛书，并不应该成为一种自我夸耀的演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值得同等骄傲的优秀文化，也都带有诸多同样丑陋的斑点。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与交流”。我希望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丛书这样的读物，

“能够有助于普通外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进而沟通我们的心灵，共同面对逐渐融为一体的世界”。这次计划赴莫斯科，我想讲的意思，还是这样。于是，就有了这篇没用上的讲稿。稿子的内容，同样很浅显，只是在这个特殊的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想法，把它收在这里，是为了给后世研究社会史的人保存一份资料。因为我知道，还会有那么一些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

接下来和大家谈谈《又见〈仪礼图〉》、《写在师顾堂本〈仪礼图〉书边的话》和《喜迎〈仪礼疏〉》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讲的都是师顾堂新印的书籍，讲的也都是经学文献。

这些年来，师顾堂影印的一系列古籍，不管是书籍和版本的选择，还是制作的工艺，在当前中国洋装低价的实用影印书籍中，都堪称位居魁首。师顾堂主人沈楠先生，以个人之力，利用业余时间，成此事业，为功于学术非浅，可喜可贺，可称可颂。

近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社会文化领域和文史研究界内，似乎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经学热”，而在其背后更大的热潮，是所谓“国学”之热。在这种“国学热”背景之下出现的“经学热”，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想要读经救国的。这当然是一条怎么走也走不通的死路。历史的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无须多谈。

所谓“国学”，多加个字儿就叫“中国学”。关于这个“国学”，在文化观念上，我完全赞同李零先生的观点，“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在学术层面，我认为它是幼稚的。不管是叫“国学”，还是叫“中国学”，像这种以地域空间来命名的学科，只要不是在地理学的范畴之内，都只能是域外区域的人初步接触、认识这一区域时对它进行的粗浅研究。因为介入太肤浅，也不妨这么稀里糊涂地叫。不然的话，就是荒唐的。

在纯学术层面，重视经学研究，固然是一件好事。这不仅因为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而且早期的经学文献，涉及古代文化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研究经学，研究经学文献，都是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就目前学术界的总体情况而言，似乎太多的人是在传统经学固有的范畴之内研究经学，研究经学文献。这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我想，从这一学科的总体发展角度来看，其进一步的展开，似乎应该向两个方向做出较大努力。

第一，是经学研究与当时历史活动实际的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多是有为而发，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具有密切关联。因此，深入研究哪一个时代的经学思想，必然要触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单纯就经学而谈经学，毕竟只能解决极小一部分问题，更多的问题，更深入的认识，一定要密切结合当时与之相关的各项历史问题来展开。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做好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长期耐心细致的研究，不是一股热潮所能解决的。

第二，经学文献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汉代以来经学家厘定的文本和这些经学家对其文本的解释。这些文献被尊奉为经书并凝固下来，有一个“层累”构建的过程。汉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在汉代以后，雕版印刷普及的宋代，是传世文本进一步定型的另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现在我们研究经学文献，就其总体目标而言，既不能仅仅满足于复原北宋监本之旧，也不能终止于汉儒传布的文本。打破历朝历代经学家建构的体系（譬如郑玄），追溯这些经书的本来面目和固有涵义，是深入研究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多数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任务。

具体的做法，则是走清末学者孙诒让做《周礼正义》时走过的路，尽可能利用更早、更可靠的两周金文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运用的史料，跳出昔日经学家的窠臼。这样，才能取得更有突破性的进展。两周以迄秦汉时期出土文物、文字材料，也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可能。

我本人对经学并没有研究，因为不懂古文字，实际上也没有能力从事这样的研究，但是，尽管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在这里只是谈谈自己心目中的经学和经学文献研究应该怎样更好地向前发展，以及期盼学术界出现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像师顾堂精心影印的这些典籍，只是为人们走向上述目标所做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师顾堂主人沈楠先生为治学者影印这些书籍，是因为研究古代文史，需要好的版本，秦汉以前的问题尤甚。但对文史工作者来说，比版本的讲求更基本的需要，是首先要努力读书。学术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事情，需要潜心读书，长期积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有人大力宣扬，将依赖某一新史料的发现来根本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里面固然有新闻媒体因猎